



「二零一六年為「十三五」規劃開局之年，當中提及「國家所需、香港所長」，「創新」無疑是煉金之術。創新科技（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可說是近年城中熱話，自去年成功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政府決心發展香港為知識型經濟，在科技及其應用上成為創新樞紐。創新科技需要人才配合，才有機會大有可為。創科教育重點不單在於知識傳遞，而是能力培養，重點在於推動創新的同時，如何在科技學科上應用。

STEM教育成大趨勢

STEM代表科學（Science）、科技（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及數學（Mathematics）的英文譯寫的首字母縮略詞。STEM教育中，四門學科必須緊密相連，以整合的教學方式培養學生掌握知識和技能，並靈活應用解決全球問題，所以STEM教育是全球大趨勢。美國總統奧巴馬曾言攜手協力推動STEM有助美國繼續向前邁進和銜接將來挑戰。美國白宮下的國家科學與技術委員會（National Science Technology Council）及STEM教育委員會（Committee on STEM Education）於二零一三年出台五年計劃，當中包括：二零一零年前培訓十萬位優秀STEM老師，增加百分之五十青年人曾有接觸STEM經驗，關注女性及弱勢社群參與、設計大專院校課程以應付未來STEM需要勞動人口。香港政府在一零一六年的施政報告中也提及在八間中學開展「中學資訊科技增潤計劃」培育資訊科技人才，教育局也更新科學、科技及數學教育課程，為師生提供培訓。香港STEM教育政策走得慢主要原因是虛耗三年半才通過撥款成立創科局，期望今後相關部門急起直追，而要作持久長遠的發展，則必須靠前線教師的支持和努力。



《中國地理》雜誌曾刊過一篇報道，名叫《寂寞守陵人》，裡面有一張李建立攝影的照片，說明是這樣的：「十三陵建陵時，每座陵附近都設置一個守護陵寢的陵監。清朝立國後，廢止了前朝有關十三陵陵寢龍脈的禁令，陵區內不斷遷入陵區居住，形成了現在守陵村的格局。照中近處的村莊是長陵村和景陵村，而遠處那片被松松翠柏包裹的所在便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

守墓人的故事

這些守陵人，有人用「帶著皇族血液的公務員」來形容。這些守陵人，來到陵寢後，清朝政府會讓他們每戶擁有一處小院，他們的子女則可以享受七品官的待遇。皇室可以這樣，老百姓也可以，只要有錢，都可以請專人看顧墓園或墳地。最近在談正衡著的《說戲講茶唱門歌》一書裡，看到談先生說起一個關於守墓人姚明清的故事，蠻有意思的。作者說，姚明清在墓主選妥場地之後，便要負責棺木下葬如挖坑壘土等事宜，下葬之後，更要負責往後的一切管理照應，如防止盜墓、野獸騷擾、除去長草等，所以姚明清便要任附近自行用土坯來起小屋居住，更養了狗羊雞和種菜，把妻子兒女留在鎮上，獨自過著孤獨寂寞的荒山歲月，每隔十天半月，還把種的菜和養的雞生的蛋帶回家。作者說，只有在姚明清回家探望妻兒時才會見到他。姚明清這個守墓人，曾經從墳墓裡救出母子二人。原因是那母親一直難產，三天都未把嬰孩生下來，當大家以為母親因難產氣絕後，便下葬在姚明清管理的墓地附近。正如說書人說的真是合該有事，當姚明清從鎮上回來時，走過新墳旁，隱隱聽到一陣呻吟聲，還夾帶嬰兒的啼哭聲。換了別人早就嚇得忙命奔逃了，但守墳墓的姚明清，卻立即回屋拿鐵拿鋤，挖開新墳，撬開棺材，赫然發現，母親不但未死，還在棺材裡誕下嬰孩。談先生說，那嬰孩取名為「官生」，諧音就是棺生。

放生還是殺生？

我的小花園地處梧桐山下，經過幾年的用心營造，已是綠植成蔭，一年四季都保持姍姍紅、紫嫣紅、鳥語花香的美麗。和花園的美麗唯一不和諧的，是時常有一些鳥兒飛進花園，一頭撞倒在和花園緊鄰的書房或客廳的落地玻璃上，撞在玻璃上的鳥兒幾乎都是命喪當場，令人心痛不已，只能把鳥兒的屍體埋到樹根底，或者花草下，祈禱牠們在天國能夠快樂地自由翱翔。拍了鳥兒的圖片放在朋友圈，有熟悉鳥類的朋友說死去的是觀音鳥，撞上玻璃身亡的觀音鳥基本都是被人從花鳥市場買了拿到山裡放生的，而花鳥市場的觀音鳥多數來源於各地的野外捕捉，由於牠們的地域環境和棲息地不同，到了新的環境，焦慮之下會盲目地亂飛，所以導致慌不擇路，無辜撞死，實在是令人不禁扼腕歎息。梧桐山面積達到三十多平方公里，跨越深圳龍崗、羅湖、鹽田三個區，與香港新界山脈相連，大約是因為有個弘法寺的緣故，一直以來都是放生者們放生各種動物、飛禽的好去處。除了各種鳥類外，各種龜、蛇也是他們經常買來往山裡放生的種類。而大多數放生的後果，各類鳥龜除了被旅遊者們撿回去當寵物或者成為腹中食外，被放生的蛇類不乏各類毒蛇，時有被放生的毒蛇襲擊登山者的事故發生。這些恐怕是違背放生者們的初衷吧。

最近看到網上則新聞，說是在某地山區被一次放生的幾百隻人工飼養的狐狸，由於缺乏野外覓食生存的能力，有的到村民家裡咬死家禽充飢，有的被活活餓死，有的同類相殘，被吃掉後只剩下一張皮。放生本來是一件善行，而這樣的善行卻導致了如此慘烈的局面，最後當地派出所動用了幾十名警員，群眾上山對狐狸進行抓捕。據說有的餓壞了的狐狸看到人之後趕緊走過去求助，希望能得到一

些食物……

近幾年關於此類的新聞報道頗多，盲目放生的意外事件也愈演愈烈，甚至有開著麵包車去放生上千隻老鼠以及訂貨去放生的奇異行為，這些行為早已超越了正常的行善範圍，同時也催生了另一個怪誕的人類群體，他們沒有任何底線地去捕捉販賣放動物和飛禽，更有甚者，直接到所謂的放生池、集中放生的野外、水邊捕捉被放生的動物、水禽，轉而又賣給有需求的放生者。從前讀過的《聊齋誌異》裡有很多關於放生的故事，感覺最美好的故事是某書生遇到被獵人捕獲的狐狸，心生憐憫，買下將其放生，不久後狐狸幻化成美麗的女子來報恩，侍奉書生，幫助其科舉高中金榜，要得佳人為妻，狐狸幻成的女子遂悄然離去，留下一段佳話令人回味和懷念。書生的放生是心底自然萌發的善念，並未存心因此謀求利益，而他最終得到的卻是因無意為之的善行換來的福報。

而今關於放生的故事再無《聊齋》中的美好。那些放生的人們，大多數是為了自己曾經做錯過的事情贖罪或者是為了所謂的積德去放生，還有的純粹是為了放生而放生，絲毫不顧及現實，不考慮後果，哪怕是因所謂的「放生」造成的種種惡果。

清明節剛過去不久，據說清明期間竟然還有捕鳥到先人墓前去放生祭拜的人，有些鳥兒被關在籠子裡經過長途跋涉，到了墓地時早已死在籠中，這樣以「放生」的方式去祭拜先人的人，不知道是在給他們的先人積德，還是在給他們造孽？

我不反對人們行善，但先要搞清楚行善的過程與目的是否吻合？另外還要考慮你的行善是給大自然幫忙還是添亂？自然界的生物種類數量自有平衡機制，人為調節等於變相破壞，最終你的放生變成了殺生，你的善行便演變成惡行，這大約是所有善男信女所不欲的吧。

十香園

成為市內保存及發揚廣東文化藝術的一座重要場地，開放給大眾參觀。

由於建園時「兩居」有意在園內栽種嶺南著名香花植物：素馨、瑞香、夜來香、鷹爪、茉莉、夜合、珠蘭、魚子蘭、白蘭及含笑十種，故將該園命名「十香」。沿江南大道中北行，便見一條蜿蜒小河涌，當地人稱之為馬涌（亦稱海珠涌）。沿涌兩旁行人路邊遍植紫荊，花繁葉茂，倍添環境清新幽雅景致。沿涌旁左側小徑前行約30公尺便達一花崗麻石鋪地廣場，場側為8尺高青磚玄瓦圍牆，牆腳有常綠矮灌木，牆末連接門樓，上懸木匾陰刻石綠隸書「隔山祖庭」，步行遊客可循此門內進。如驅車前來者，可前行數步則有大門可供車輛駛進停車場。

步入門樓，庭院西部通透的太湖石旁便是紫梨花館，這是歷經戰亂後碩果僅存的建築物，對面兩座嘯月琴館和今夕庵都是重修，其格式俱是青磚玄瓦金字頂的嶺南風格，南面有平房一座乃徒弟陳樹人入贅居家與居巢孫女若文婚後所居。紫梨花館現為展覽廳，大門楹聯曰：「月在凝枝梢上、人行未麗花間」，描繪着園景的清幽景色和醉人花香。嘯月琴館以現在還保存着的古琴「嘯月」名，據說昔日十香園盛時，每當朗月當空，常置酒設座，酒過數巡，居廉即撫琴譜調，引吭高歌，陶情寄興，與客盡歡。今夕庵則本為「兩居」禮佛之地，後來亦曾為後人居所。根據修建前居住在園內的居廉曾孫女居玉華婆婆介紹，居家一眾人等以前都聚居於此，非常融洽，現在她們都經政府安排遷去樓房，對這古老純樸的故居仍留著深刻印象。

廣東地處南中國海岸，由於地理環境特點及早年門戶開放，故以經貿發達外貿繁衍著名，文化藝術似乎沒有江浙及中原之盛。其實，歷史上廣東也不乏知名的景點和文士，例如享有園林景觀美名的「四大名園」——東莞可園、順德清暉園、佛山梁園、番禺餘蔭山房，雖不及蘇州的獅子林、拙政園、留園等的舉世知名，但也不乏庭院幽雅、深具嶺南園林風格的歷史勝跡。改革開放後發展一日千里的嶺南五羊名城，在參天巨廈之間便隱藏著一座既古猶新的文化遺產「十香園」，這是蘊藏著廣東繪畫歷史的一處重要文物，是「嶺南畫派」祖師爺居巢、居廉的居所和授徒的地方。

「兩居」（居巢及堂弟居廉）是廣東番禺隔山鄉人，即現今廣州海珠區昌崗街隔山社區，地近曉港公園。「兩居」早期隨晚清廣西按察使張敬修當幕僚，咸豐六年（1856）隨張返故里居於東莞可園，其後於同治三年（1864）回故里隔山建十香園潛心作畫及授徒，但不幸居巢早逝（1865或1869，未確），故門徒皆出諸居廉，最著名者乃「二高一陳」人稱「嶺南三傑」的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及陳樹人。

具有150年歷史的十香園位於今天廣州海珠區江南大道中懷德大街3號，原址約700平方公尺，圍牆內包括有紫梨花館、嘯月琴館、今夕庵等建築。日本侵華佔據廣州時，曾設敵司令部在園旁且拆毀園內建築物，只餘紫梨花館一座。其後復經「文革」災難，僅存文物構建等再遭毀壞，不勝唏噓。2004年，居廉後人將園地無償捐贈給廣州市政府，政府負責任地對園地分期復建維修，

十香園不單止紀念著「兩居」，而更重要的是她孕育著一群酷愛藝術、立志創新的嶺南年輕人，是「嶺南畫派」的發祥地。「兩居」教導出來的年輕畫家，不但在藝術上卓有所成，其發端者「二高一陳」更是中國畫的革新者和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們三位都曾先後往日本習畫，亦因而接觸到當時的民主思潮，加入了興中會，認識孫中山先生，甚至親身參加過黃花崗起義及刺殺清官等活動。這幾位熱血青年，真正為人民大眾的民主事業奮鬥。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們先後隱退官場，全心致志鑽研繪畫藝術，將西洋畫及日本繪畫藝術植入傳統中國畫，所以，其畫派被稱為「折衷派」或以地域命名為「嶺南畫派」或因源出番禺隔山村的「兩居」而稱為「隔山派」。這派的祖師爺「兩居」潛心學習古人畫法，然後加以改進，尤以居廉居功至偉成績最豐。他基本上以工筆繪花鳥魚蟲山水樹木，提出以「撞水、撞粉」等法顯示質感和光暗立體感，細緻觀察大自然生物，描繪生動。1865年遷入十香園後便開始設館授徒，其中表表者就是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和陳樹人（「二高一陳」）。1904年居廉逝世，但其門生仍然以十香園為基地，研習畫法，創立「嶺南畫派」，與當時上海、京津國畫名派鼎足而立，各領春秋。

「嶺南畫派」所以又稱「折衷派」原因就是始創者主張傳統中國畫要革新，要取長補短吸收外國繪畫的精髓，加入傳統元素，而並非全面推翻傳統中國畫。「嶺南三傑」中的陳樹人傳人甚多，但「二高」則源遠流長，在畫壇留下很多傑出人物。高劍父門下有關山月、黎雄才、楊善深、司徒奇、方人定等以及因參加革命事業而認識的何香凝。弟弟高奇峰門下高足有趙少昂、鮑少游、周一峰、何漆園、容漱石等諸位。劍父的一脈多留在內地發展，而奇峰的一支則多留在港澳。他們將「兩居」藝術發揚光大，無論題材、意念、技法都有了長足發展。關山月畫梅著

稱，山水亦雄渾大氣。與傅抱石合作的《江山如此多嬌》（9公尺×6公尺）為首都人民大會堂增添氣勢，畫作享譽國際藝壇。黎雄才亦曾留學日本，山水畫獨創一格，世稱「黎家山水」；畫松亦為一絕，被譽為「黎家松」，松姿剛勁繁茂，世人因號其名為「黎松才」。楊善深自1930年便來港授徒，成立「春風畫會」，至2004年逝世，被譽為「嶺南畫派最後一位大師」。另一位同樣在港澳教畫作畫的嶺南畫派大師趙少昂則以花鳥享譽國際，作品甚豐。方人定則以人物畫著名，其書法亦為世人稱道。曾在港設館授徒的還有資歷甚深的鮑少游，由1928年起創辦麗精美術學院，歷50餘年，至1985年病逝本港；除繪畫作品外，其他文字創作亦多，如：《鮑少游詩詞集》、《廣東省當代名人錄》、《中國畫六法論》等。高奇峰的得意弟子趙少昂、周一峰、黃少強、何漆園、張坤儀、容漱石、葉少秉被稱為「天風七子」，其中漆園在教育界發展，曾領嶺南大學國畫教席，後在港設立「歲寒畫社」及創辦「香港美學會」。三代以下，「嶺南畫派」人才更眾，散居各地。多年前余辦公室曾懸六尺山水為梅與天作品，他是嶺南傳人，今僑居美國，享譽彼邦。

廣州市有關部門維修保存了十香園，為祖國的文化事業做了件大好事，因為這不單止是尊崇了「兩居」，更是追溯了嶺南文化藝術，宣揚了「嶺南畫派」的歷史和事實。今天在原來的十香園園址旁增建了紀念館和藝術館，展出了「兩居」的遺物和畫派的作品，琳瑯滿目，珠玉俱陳，提升了大眾對中國畫的欣賞眼界，也提供了旅遊人士一個優質景點。

紀念館的大門有隔山派再傳弟子歐豪年撰書楹聯：「十年樹木百年人據德依仁藝術宗風居廉讓；香滿鬢宮花滿室寫生格物嶺南心法隔山師。」扼要全面地表述了隔山派嶺南畫家的淵源、歷史傳統和輝煌成績。



吳康民校長九十榮壽，與新書發售一併舉行，今年出版的是九十歲月留痕《吳康民回憶錄》。校長每一年都會在自己的生日出版一本書，特首梁振英說過，但凡吳校長出書，他在港一定前往祝賀，於是特首就必然成為座上客。

九十歲月留痕

九十歲，出自傳，老校長接受各界朋友祝賀，展示自己的甲級成績表。他在席上說，同輩的朋友不少已經駕鶴歸西了，他剛度過九十，已年老年衰，無能力重新有系統地編寫出新的自傳，個人在香港近七十年的經歷，其實還有很多話要說，但限於若干禁忌，以及記憶力衰退，趁思路尚清晰，早寫早著。正如吳老的女兒吳小惠說，吳家的基因良好，族中很多長輩都享高壽，而他的父親九十歲，只是一個開始。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看大多數人上菜樓不管吃過多少點心，埋單前總不忘來一道甜品，便知道香港人就算不是愛吃糖，吃糖也成了習慣。說十個香港人有一個患糖尿病，不是與多吃糖有關，也就不成為疑問。糖尿病人日趨年輕化，看糖水店門前年輕人的長龍就明白了，香港人微笑指數跌到最低位，是否由於多吃糖導致抑鬱，因抑鬱而減少微笑，就值得研究了。

吃糖與微笑

而患上糖尿病那九個，一旦脾氣暴躁，原來也因為多吃糖。別以為開心才吃糖，平日多吃糖的胖子，大家都說他心廣而後體胖，其實有很多胖子脾氣壞到不得了，如果不是本性如此，就是連他自己都不知道原來是體內血糖過高折磨他。不錯，身體不能缺糖，可是吃糖過多，就算避過糖尿病，也避不過心血管疾病。吃糖過多並不如想像那麼令人開心，反而令人焦慮，也有因為焦慮引致惡性循環才吃糖，因焦慮而吃糖，因吃糖而焦慮，自然情緒不安，情緒不安便失眠，加以糖在體內發酵，人就發胖，為發胖而發愁，那麼多問題糾結在一起，試問如何不暴躁。

男生多吃糖，青春期便多幾分暴躁；女士多吃糖，不論更年前期後，脾氣暴躁，她身邊的家人便自然多受罪；萬一全家人嗜糖成癖，也就家無寧日。世界衛生組織有項調查，說二十三個國家的短壽家族都與過度嗜糖有關，說嗜糖之害，甚於吸烟。也許過於誇張，但是烟民自知吸烟有害，還會有幾分謙卑，反而不敢亂發脾氣，這個論點，已足夠證明吃糖比吸烟容易失去理智，勸人吃糖戒煙，還不如是黑色幽默。

兒童吃糖太多會蛀牙，已是上幾輩人通識，可是兒童吃糖太多嚴重到骨質疏松甚至骨折，可能家長們沒有想過。兒童過度狂躁反叛與多吃糖有關亦是事實，家長們就要留意了。為健康着想，無論任何年齡，吃糖真要適可而止。



《布魯克林之戀》講的是一位愛爾蘭女孩在異鄉的愛情故事，所以，台灣把它譯為《愛在他鄉》，更文學一些。看這電影時，我很自然聯想到另一部相類，在一九九零年上映的《愛在別鄉的季節》。這部由女導演羅卓瑤執導的電影當年也獲得香港金像獎和台灣金馬獎各九項提名，當中包括最佳電影、最佳導演和最佳男女主角等，雖然最後只有梁家輝當上金馬影帝，其他大獎都纖羽而歸，但電影卻廣獲好評。

兩段愛在他鄉的故事

同樣是異鄉尋夢的故事，但港產電影的時代背景卻是上世紀改革開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南方某城的李紅（張曼玉飾）像當時很多中國青年一樣，嚮往美國，千方百計辦一個從語言到文化，甚至社會制度完全不同的地方，境況可想而知。像《布魯克林之戀》女主角艾莉絲，初到貴境時的新鮮感和遠離親人的思鄉情互為交織，但隨著時日流逝，生活上的挫折感益加強烈。李紅住在陰潮濕的地下室，當過廉價勞工，刻苦耐勞，她卻屢遭歧視、欺凌、調戲……經歷種種不幸的女人為了取得錄卡居留，搞假離婚又搞假結婚，更學會騙取他人的錢財。在遭遇強暴之後，寫給內地丈夫趙南生（梁家輝飾）的思念之信也斷了。

於是，杳無妻子音訊的趙南生不得不偷渡到美尋妻，他同樣遭遇被騙、被騙、被騙，最後雖然找到李紅，但她已精神失常，經過一晚相認並溫存後，翌日卻完全不認丈夫。在南生打算帶她看醫生時，她以為是強暴而驚惶地逃跑，更在恍惚中用鐵錐刺穿了南生的心臟，倒在血泊中的南生身軀起點點，張他倆和孩子三人合照的全家福，李紅回頭拾起照片，似曾相識又不識，只喃喃唸著丈夫和兒子的名字……

都是發生在紐約的尋夢故事，東西方男女主角的結局卻很不同。艾莉絲的人生和愛有起伏，有迷茫，有困惑，有抉擇上的徘徊，卻終究在異邦覓得幸福，建立有愛的家；而天真的李紅卻經歷坎坷，屢遭不幸，人和家都在異邦支離破碎……看得人很壓抑，卻很真實，更充滿諷刺。

這可以是兩個女人或兩段故事的偶然性，或兩部電影風格的異同，寫實對浪漫，冷峻對想像，嘆息對接受……但當中不難發現文化異同、文化包袱在發生作用，包括劇中人和編劇人的生活烙印及其反射出的觀察心得，因而出現了迥然不同的悲喜劇結局。